

聊斋闲品

胡竹峰

空杯

茶喝完了,杯子也就空了。空的杯子放在桌子上,静静的,是一种等待,也是一份回味,等待着下一次茶水的注入,回味着曾经充盈的茶香。

空杯是低眉内敛的,却又目空一切,低眉内敛是它的一无所,目空一切却是因为它有白手起家的资本吧。我想,只有凝视过空杯的人,才能感受握手充实的丰盈。相对而言,从前的杯子除了充满茶水、酒水之外基本就是开水了,现在空杯可以装咖啡、饮料还有情欲,旧时的一份风雅换成今日的几丝暖味。空杯在想起古人的夜晚通体透明,空杯在想起古人的夜晚却也满怀惆怅。

徘徊在新与旧之间的空杯,一面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另一面则是落花流水春去也。人间多少事,欲说还休,空杯悄悄地把一切尽收杯底,付诸沉默。杯无言,时间深处的风在诉说……

好多年前,我路过小城巷口的一家工艺品店,发现货架上摆满了空杯,它们倒扣在木板上,在日光灯的照射下闪闪发亮,它们寂寞的光芒不无寂寞,但分明还有一副自负,一副底气十足的勃勃雄心。

空杯空空如也,却可以装下整个天空,未来如黄河长江,滚滚而来,由它们在杯底翻腾击浪吧。空杯在眼前神散意闲地散步,在唇边摩挲,绕着桌子旋转,杯子的四周兀自挂着水滴,晶莹剔透像草上的露珠,又抑或是女人的眼泪?泪水苍凉呵,不说境况苍凉,却道天凉好个秋。楼上不去了,电梯坏了,安全道堆满垃圾,让人欲走还休,还有什么好说。且喝一杯茶,杯是空的。旧茶不去,新茶不来,这是禅宗的洒脱;旧茶虽去,新茶未来,这是凡人的疑惑;一头恋着旧滋味,一头想着新感觉,这却是空杯的姿态了。

空杯的姿态一心如洗,只剩空气,你看不见的。看不见的何只空气?人心亦复如是。打开灯,在白墙上,空杯投下淡淡的影子。影子只有在月色下才能摇曳生辉,古人醉心月下看美人,大抵也是为了娇影婀娜的风情有种吧。

古人呵,你们还有雅兴吗?与一帮古人喝茶,他们诗云子曰,我懵懵懂懂;我南腔北调,他们莫名其妙。真是不好意思,那就不再奉陪了,挥挥衣袖,我回到了我的时代,我带走了我的空杯。

醒来,在桌子边,在旧书旁,在午夜,睡眠惶惶,我看见颓废的空杯一头雾水,慌忙紧紧地握在手心。

空杯安稳的,很沉得住气。空空的杯子,刚才也在桌子上做梦?是古时的幽梦还是现世的浮梦?和文人赋诗唱词还是与侠客把酒言欢?昨夜的茶渍还在,紫的、乌的、黄的、酱的,空杯的壁沿像爬满藤蔓的瓦屋。秋天的原野,藤蔓枯涩。枯涩的还有草书,草书却是旧时的风采,我找不到,也摸不着,那就吃一尾草鱼。鱼汤鲜美,肉质细嫩,可是鲜美细嫩也遥不可寻,它们留在记忆中的农舍,留在乡下的池塘,留在餐桌的海碗里,我带不走,我忘不掉。

那个周末,去郊外采回了一枝菊花,我将它插在空杯里。空杯无色透明,菊花冷香扑鼻,它们密密麻麻紧靠着,空杯收藏起那一抹来自东晋的轻盈。

谁道空杯无我?我说空杯有心。

人生讲义

一向荒凉的河滩上突然聚了不少人,围成半圆,指指点点。

我钻进人群。清澈的河面漂了一具女尸。慌慌张张跑回家。妈妈说,那是邻村的女人想不开,寻无常了。

自此,无常这两个字,就和死亡连在了一起。恐怖、恐慌、阴冷。小小的手含在妈妈的手里,很温暖,很妥帖,像偎依着一座青山。

那年,我六岁。

在村子里读完小学,风一样四处漂泊。即使上班了,也难得回去。总感觉,青山是不会老的,有太多的光阴还等待我去挥霍,有太多的母爱在等待我去享用。

突然间,母亲去了。不是她去寻无常,是无常把她寻走了。

瘫在母亲床头,她躺在被窝里,面色灰白,手冷如冰,再也不吃喝,不张嘴说话了。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回答我的,只有闪闪泪光。

父亲告诉我,母亲生病那几年,每逢周末,就到村口等我,等她曾经的么儿归来,却常在满天星斗下



婚恋物语

天涯

情字犹如双刃剑

我有一只珍藏了多年的花瓶,花瓶的颜色是蔚蓝色的,像六月清晨的天空,散发着干净、纯净的光芒。瓶体极其的光滑,好像一条美丽的小鱼,一不小心就会从你的手中悄悄滑过。

我很喜欢这个瓶子,所以一直把它锁在一只箱子里,好多年都没有把它拿出来细细欣赏了,因为怕不小心打碎了它。我们一般对自己珍爱的东西是很珍惜的。

闲时,清理几个多年没动过的箱子,就好像清理一些陈年往事一样。一张发黄的明信片,一封早已地址失效的信,一张旧照片,都可以让我在上面找到点滴的时光痕迹。只是那些年少往事早已在这些变色的纸片里一一远去。

有些东西你也许放一辈子也不会再去翻动,就好像有些记忆永远只能沉在心底一样。可该丢掉的时候还是要丢,人不能只活在记忆中。

我是在箱子的最角落处发现了那个花瓶,用一只方方正正的红色盒子装着。我打开了它,一眼就触到了那幽幽幽的冰冷,好像一双怨妇的眼睛。是怪我冷落了它吗?也许吧,其实我真的已经忘了自己还有这么一只漂亮的小花瓶。记不清它是怎么来到我的身边,而我究竟又把它锁在箱子多久了。

太珍贵了说不定就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遗弃,对它极度的保护说到底就是另一种的不负责任。手中的花瓶如刚出窑一般,簇新簇新的,我在它的身上找不到半点的岁月

失望而归。但她不让父兄去市内寻我,怕影响我的工作。一个农村娃子,有份安定的工作,是多么不容易啊。

临终,望着哭泣的我,病得枯槁如草,一向慈祥的母亲安慰我说:“孩子,你姥爷常说,人死如灯灭,早晚都有这回事。别伤心。娘没福分看到你成家,你要自己珍重,一定要找个脾气温和的,身体好的,别像我,半路把你们撇下。”忽然间,她声音粗了,强抑哽咽,说:“傻孩子,你整天在市里忙啥呢,也不回来。你不知道娘多想你!”说完,闭了眼,泪珠一串串滚落。

母亲去了,她的眼泪却一直在岁月里淌,深深地,深深地淹没了我。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但父亲还在。母亲去世后,他更加温和了,仿佛有了母亲的影子。虽然我始终把他看作苍老的山,但无常的经验告诉我,他也只是一座冰山。于是,每周都骑车回乡,即使酷热,即使寒冷,即使有风,即使落雨。为的是和父亲团聚。为的是蹲在庭院的草间,陪他说说话。车后少不了驮点水果、鲜肉,那是一颗愧疚的心。

我和信佛的姐姐日日祈愿父亲能长命百岁。73岁那年,他心脏病刚出院,住在市内。吃完晚饭,我快步赶去医院灌氧气,好让他吸。回来后,却发现父亲静静地,静静地睡了,没有留下一句话。他也被无常寻走了。

年轻时,感到无常离我们很远很远。过了

35岁,才知道,无常离我们很近很近。仿佛春天刚一抬头,岁尾就到了。仿佛一支烟还没抽完,老同事、旧朋友就成了火葬场里灰白的灰,云端的烟,只留一帧图片,嵌在冰冷的墓碑上。

曾经,我的脾气很坏。曾因为婚前的罅隙,和岳父岳母闹过不少别扭,长久不归。

有一年,我们终于主动回去过节了。岳母笑出了泪:“孩子们终于长大了。”

是天地的无常,教会了我如何去爱人。教会了我们宽容和忘记。

在无常的脚步声里,我们都是转瞬即逝的白云,有什么怨,不可不忘记,有多少情,还能留给我们任意挥霍呢?

一位比丘朋友读了我的文章,告诉我:无常是天地的规律。您要换一种眼光来看待它。因为有了无常,难耐的灾难和痛苦才能过去;因为有了无常,我们才有机会不断自新;因为有了无常,孩子们才得以长大;因为有了无常,才有了千年古树冠盖如云的风姿,也才会有白头僧侣的非凡修为。

花在无常里枯萎了,但只要我们努力,无常还会带给我们更多更美的花;情在无常里凋零了,但只要我们反省,无常还会带给我们更丰沛更圆润的情感。

心,豁然开朗了。无常是一位最好的老师。在无常里,无数次折断的希望,可以长成蓬蓬大树。在无常里,高楼大厦也会变成茫茫大地。因此,对已经无常的事情,不必悔。因此,对眼前的风光,不必痴,也不必追。

心灵鸡汤

易水寒

只差一点点

有个朋友在烟草公司工作。我问他,那些动辄几十元、上百元一包的香烟,到底有多好呢?他说,比起几元钱一包的烟来,品质其实只好一点点。如果你不在乎这一点点,大可以不花那些冤枉钱。

酒厂的朋友也说,同一种牌子的酒,口感稍好一点,舒适度稍好一点,稍微绵软一点,价格就会高出好多。绝不是说,一百块钱的酒比五十块钱的酒好喝一倍。

文艺圈里的人都知道,一流歌手的出场费是一百万,二流歌手的出场费才一两万,前者比后者的水平高出一百倍吗?绝对没有。

我给这种现象创造了一个名称:“水韵效应”。往水里丢一块石头,涟漪一圈圈扩大开来。外圈的半径比内圈的半径大一倍,但外圈的面积却是内圈面积的几倍几十倍。若以半径比喻事物的品质,涟漪面积则是事物可以拿到的回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这是因为人间一切,越往高端走,就有越多的人被抛在后面;物以稀为贵嘛,前面只有他一个,而所有的利益都堆积在前面,当然就归他了。

所以,在你追我赶的路上,还真得在乎这一点点的差距。有个笑话,两人在森林里遇到熊,某甲赶紧低头换跑鞋。某乙说,你还能跑过熊吗?某甲答,当然不能,但我能跑过你就行。生与死,存在与消失,差的就是这一步之遥。

医疗药品 郑州最大的医疗药品资讯互动平台; 24小时广告刊登热线: 63399000 67655128 本栏目诚聘业务精英5名, 有营销经验者优先录用。招聘电话13014630746

Advertisement for 'Pain Relief Stickers' (痛可贴) featuring various medical conditions like osteoarthritis, rheumatism, and asthma. Includes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Zhao Junfeng.

Advertisement for 'Neck and Lumbar Disc Protrusion Treatment' (颈腰椎间盘突出) at Henan Provincial Third People's Hospital. Details treatment methods and contact info.